



永不消逝

王诗丹

周末的心情总是分外舒爽。一切课程或实验内容置之脑后，从身体每一寸细胞到灵魂都变得透明且轻盈。从满是代码的屏幕上解放出的双目，从异国言语中获得闲暇空隙的耳朵，加上从我勉强凑合的厨艺下如获大释的味蕾，无不欢呼着雀跃着想要拥抱窗外的世界。这时候，所有感官似乎回到了初生的状态，对周围的鸟语花香，清风光影，都异常敏感。

推开门下楼的时候，单薄的春衫无法抵御风的侵寒，这才意识到，秋天真的到了；即使楼下红色手掌大的，或紫色酷似狗尾巴草的花儿们一如盛夏初见的模样，即使明媚灿烂的阳光殷勤穿透天地，丝毫不显慵懒之意。屋内永远设定在最适温度，总是令人不知今夕何夕；然而一推开门，才蓦然发觉，一夜之间，炽热的城市终于开始变得清凉。

不由打了个哆嗦，却觉得有些站立不稳。灰色的楼梯似乎开始扭曲旋转，幻化出梧桐树的模样；那是科大一教门前的梧桐呢。一瞬间醒悟，精确相同的温度提供了时空之门的钥匙，带我回到了曾以为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那是午夜时分，抱着几本《力学》《生物化学》之类的书，低头缓缓走在梧桐影里，似乎能感受到身后教学楼仅余的几盏微光，幽幽长明。梧桐影动，月光如水，不由暗自调笑，“水中藻荇交横，盖梧桐影也。”寥寥的数只秋蝉，偶尔寂寞的一声长鸣，立刻得到附近同伴的呼应；可没过多久，复归于无声。几片枯黄的梧桐叶安静

遑论梦里，即使在醒着的时候，过去的点滴也会形成巨大的漩涡。你可曾在街头喧闹中分辨出熟悉的声音，回头的刹那才想起，声音的所有者不会出现在这里。你可曾在公交车上不经意间听到熟悉的歌曲，那正是数年前某段时间的单曲循环，于是当时的情景人物事件都无法抗拒地一一浮现。你可曾步入某家咖啡屋或香水店，被似曾相识的气息瞬间包裹，然后不可自拔地回到拥有相同气息的地方。

这么多这么多的瞬间，我们被卷入时光的漩涡，无法抽离也不愿抽离；原来，那些以为离开的失去的消逝的，也不过是以为。它们不仅存在，而且以难以觉察的方式在我们身上蔓延，缠绕。平日里，封闭的感官让我们只看得到眼前的当下的事物；可一旦放松，它们便会从各个角落侵入，肆虐。还有什么理由认为，它们是虚假的，是空幻的，是令人堕落的呢？

我曾一觉醒来，想不起时间是清晨或是晚上，想不起自己身处何方，是家里还是学校，是高中，还是科大；只可惜，出国之后，神经总是处于紧绷的状态，便也无暇考虑这些唯心的事情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还能想起自己是谁，我们还能找到时光留下的烙印，我们还能相信，那些从未消失的曾经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寿；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(作者系2010级校友，现在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)

中国梦 科大梦 我们的梦

物理学院 周永航

我们在最热情的时节走进科大，科大以最适宜的天气迎接我们。

滋兰树蕙地，钟灵毓秀，环境幽雅宜人；传承薪火处，磅礴天气，楼宇蔚为壮观。科大，我们来啦！

一群怀揣梦想的热血少年，穿着威武的军装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行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，徜徉在历史和现实之间。

遥望秦时明月，平定六国，一统天下，称霸一方；无奈近代中国，积贫积弱，饱受欺凌，历经沧桑；再看今日华夏，科技腾飞，国力凝聚，迈向富强。这些历史兴衰，这些身世沉浮，都归结为一个字——梦。谁的梦？是少年们的梦。

习主席说：“中国梦是民族的梦，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。”在我看来，中国梦更是少年人的梦，是我们科大人的梦。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祖国的未来与我们息息相关。

于是，我们来啦！我们肩负着中国梦，我们承载着科技梦，我们托举着成才梦，投入了科大的怀抱。我们的梦，有沁人心脾的醇香，有明艳动人的芬芳，有冲破云雾的光芒！我们坚信，我们一定能梦想成真！因为——

我们的梦有祖国做强大后盾——“嫦娥”已经奔月，北斗卫星快要遍布地球上空；“神舟十号”与“天宫一号”对接成功，“辽宁舰”，“歼15”横空出世，笑傲苍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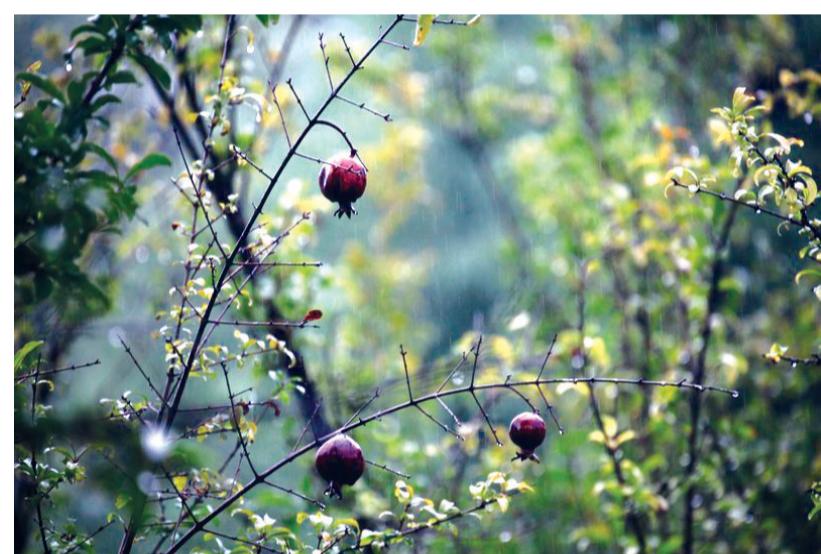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梦有科大做有力支撑——高瞻远瞩，着眼钱老之问；革故鼎新，立足科学理念。龙凤渊薮，为中华崛起琢磨瑾瑜；俊彦源地，为民族腾飞培植瑚琏！只有科大，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。这里，有郭老深邃期许的目光；这里有可敬的师长，可亲的同窗；这里，深夜依然有明灯点亮！

我们的梦与自信自强同行——人生之路无数条，为何我们愿意在这科技之路上缓缓前行？只因我们生为炎黄子孙，自当接下神州大地代代相传的火种！自强不息，皇天不负；厚德载物，有志竟成。科大人，我们必将成为科技的脊梁！

赞雄关之漫道，思云端之高层：能望崎岖而勿迫，恐鵠鳩之先鸣。能够成为科大人，我们何其有幸！做好科大人，我们势在必行！

中国梦，科大梦，干将发硎日，试看谁争锋！

(2014 年级本科生“中国梦，科大梦”演讲比赛二等奖)



一鉴亭 副刊 第438期 秋到石榴园 舒卷 摄影

行秋

阮小籍

在石头上洗衣服，一定是谁讲了个荤段子，惹得她们突然间嘎嘎嘎笑个不停……洗好的男人的褐色的夹克、孩子的熊出没图案的牛仔裤、女人的黑底红花的绵绸的连衣裙，幸福地晾在溪边的皂荚树、槐树和核桃树旁逸斜的枝桠间。

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孩一手拎起藕荷色的裙裾，一手去抓鹅卵石下的螃蟹，偷偷瞄了我这外乡人一眼，脸倏地红了。不禁想起宋传奇《流红记》里红叶题诗的故事。书生于祐水边拾得一枚落叶：“流水何太急，深宫尽日闲。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祐别取红叶，题诗道：“曾闻叶上题红怨，叶上题诗寄阿谁？”后祐娶宫女韩氏为妻，成婚之日，取所藏红叶，方知是天作之合。韩氏道：“一联佳句题流水，十载幽思满素怀。今日却成鸾凤友，方知红叶是良媒。”恍惚间，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书生了，眼看一枚柿树的叶子在女孩的腿边转了几转，然后慢慢地漂走了，我的心也仿佛被带走了。

行行重行行，秋山如黛，白云一抹，山溪潺潺，崖畔、山脚、村头，随处可见的柿子树挂满了红灯笼，一眼望去，不由惊艳。

那满树红彤彤的柿子仿佛害羞地乡间女子，期待你蓦然回首的刹那，心里会突然地一颤，然后怜惜地带她回家。即便你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她也不怨不忧。就算满树的叶子都落尽，她也愿意继续孤零零地等在枝头。当漫天雪花，天寒地冻，那些满目苍凉里枝头孤独的红灯笼，终会让你觉出她的好来。这世间有多少的爱情到头来才会让人痛彻心扉？这俗世又有多少的冤家错过多年后才懂得彼此珍惜？就像这枝头的柿子，红彤彤得让你温暖，也会孤零零得让你忧伤。

循着沟畔的羊肠小道，穿过一片槐树林，“初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，眼前是一个叫“大雨淋”的村子，很奇怪的名字。见惯了那些叫李家寨、杨裴屯、花匠王、羊儿庄之类的村庄名字，竟然还有听起来是动词看上去却是名词的“大雨淋”，心头说不出的惊诧和惊艳。挂满玉米穗的窑洞，点缀几串红辣椒的窗户，屋顶晾晒的丝绸的被子……山里风景异，秋似洛阳春，好让人羡慕的山里人家。

行走红尘终有梦，何时老尽少年心，想起了罗文的那首《黄昏》：——

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/暮色就要渐渐昏沉/你和我也然笑泪满唇/感叹年华竟是一无余剩/晚风中布满我的歌声